

襄公
昭公

十三
一四

卷之十四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四
梅賾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三年

松坡書館藏

經三十有一年己未春王正月○夏六月辛

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秋

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來會葬於是始○癸酉葬

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比黎

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還見孟孝伯穆叔見語之告孝伯語去

曰趙孟將死矣言晉趙武其語偷也偷苟且

且語苟不似民主民不似治且年未盈五十二

年戰于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

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

滿五而諄諄焉諄諄鄭重之貌如八九十

者如八九十弗能久矣弗能久在若趙孟

死若趙武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其當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吾子謂孟孝伯何可以

樹善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君子也有君子

之晉君將失政矣其政權矣若不樹焉

若不早樹使早備魯使韓起早既卒事而

政在大夫在諸大夫之家韓子懦弱韓起

柔懦大夫多貪諸大夫求欲無厭欲無有

厭足齊楚未足與也齊楚未足

厭平聲

恃者魯其懼哉魯國其可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言

之生世能誰能無偷偷誰無苟且朝不及夕

朝之其所為將安用樹安用善穆叔出而告人

穆叔語畢而曰孟孫將死矣言孟孝伯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苟且之言而又甚焉

孝伯又言朝不及又與季孫語晉故穆叔

季武子語晉之季孫不從季武子不及趙

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晉平公室卑弱政在

侈家侈政在大夫之家韓宣子為政韓宣子不能

圖諸侯不能圖度魯不堪晉求魯不能當

讒慝弘多弘大衆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

會在昭十三年晉齊子尾害問丘嬰子尾

即公孫蔓蔓已害欲殺之欲以計使帥師以

伐陽州陽州魯地使問我問師故魯往

問齊何見伐夏五月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

師也言伐魯者問立嬰所為工倭灑消竈孔

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故出奔○樓音

出群公子乃逐羣公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襄公適楚好其穆叔曰大誓云

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民之所欲言民心天

必從之天之視聽皆因乎君欲楚也夫襄

也夫楚故作其宮作其宮楚而若不復適楚

若不再往楚國必死是宮也則襄公必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見經叔仲帶竊其拱

壁拱壁公大壁也叔以與御人侍御之人

納諸其懷納壁於侍而從取之而後從御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叔仲帶之所立

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

次于季氏次舍于秋九月癸巳卒卒子野毀

也過哀毀瘠○已亥子孟孝伯卒終穆言○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也歸姓也

以為君是為昭穆叔不欲立稠曰太

子死言立君之禮有母弟則立之有大子

弟則以無則立長庶太子之年長者立之

長年鈞擇賢若二人年鈞俱長義鈞則卜

若二人義鈞賢等則卜其吉者古之道也

此古先立非適嗣野既非適音的何必娣之

子何必立其且是人也且昭公之居喪而

不哀昭公則無哀哭之節也在感而有嘉容

毀無容在感之美之常也是謂不度是謂不

度之人凡不遵法鮮不為患少有不為若

果立之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必為季氏之

五年果武子不聽季武子不從卒立之卒

昭比及葬葬襄公在十三易衰衰喪服也

之衰嬉戲無度輒弊壞凡三衰衽如故衰

社裳下也衰已三易其衰下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昭公立時已猶有童心兒童之

所服以嬉戲無度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衰服弊壞也

君昭子知昭公必不善終於魯○冬十月滕

為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註見經惰而多涕而多涕泗子

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言滕成公怠於其

位怠惰不敬而哀已甚而哀哭北於死所

矣非已有死能無從乎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而五月○公薨之月今年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子產相鄭簡公以晉侯以

我喪故晉平公以魯未之見也鄭伯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子產使人盡毀鄭伯所

怪垣而納車馬而納鄭伯從士文伯讓

之晉士文伯責讓曰其辭敝邑以政刑之

不脩晉國以不能脩冠盜充斥見也言盜

賊之無若諸侯之屬無若屬國辱在寡君

者何辱來朝聘於晉是以令吏人完客所

館是以使吏人脩完諸侯高其閉閤開閤

館是館舍也○令力呈反諸侯厚其墻

門曰開門也○也衡門謂之閤高作厚其墻

音宏

垣垣亦墻也厚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及盜賊今吾

子壞之垣吾子謂子產壞其墻雖從者能戒

雖鄭之從者知所其若異客何他國賓客

待以敝邑之為盟主以晉為諸繕完葺墻

葺葺覆也謂以草覆墻也繕治以待賓客

諸侯之若皆毀之若人以皆其何以共命

其何以供應諸侯寡君使勾請命士文伯

伯瑕與范宣子士勾同族同名對曰子產

此言晉君使勾請問毀垣之命對曰答

以敝邑褊小以鄭國褊小介於大國間於大

國誅求無時鄭無責需求於是以不敢寧居

是敢安居其國悉索鄭國土地之

悉各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逢執事之不

間適遇晉國未有而未得見而未曾得見於

現下又不復聞命朝之不得聞會未知見時

未相見之時不敢輸幣納於晉以幣帛輸亦

不敢暴露亦不敢以幣帛暴其輸之其輸

三

而納則君之府實也實則皆晉君充非薦陳

之薦陳猶也不敢輸也輸納於府庫其暴露

之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燥則恐天時晴

其而朽蠹致使幣帛損以重敝邑之罪增重

不敬僑聞言僑子產名文公之為盟主也文晉

公盟主為諸官室卑痺晉君所居宮室務從

早無觀臺榭開門曰觀築土曰臺以崇大

諸侯之館惟諸侯崇大之觀館如公寢諸侯館

君之庫廩繕脩館中藏幣之庫養馬司空

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司空掌邦土故使

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館舍之宮室

填音烏諸侯賓至諸侯之客甸設庭燎庭

大燭也甸人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也僕車

馬有所賓之車馬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

去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則隸人牧圉

各瞻其事徒視客之人所為以供其事各百

官之屬各展其物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

留賓賓不以館而亦無廢事則事不廢憂樂

同之其好惡樂音洛則巡之失晉則

當否其教其不知則賜以教則巡之而恤其不足

實有不足賤恤賓至如歸實至如歸私家無

寧苗患耶見無寧也苗音灾不畏寇

盜僕盜亦無所畏而亦不患燥濕脩縱有

無燥濕亦患今銅鞮之宮數里今銅鞮晉之○

提鞮音而諸侯舍於隸人而待諸侯之館門

不容車門庭迫迫而不可踰越又有墻垣

踰盜賊公行行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猶

而天也水潦無時賓見無時賓客朝見命不

可知不可見之命若又勿壞其墻垣是無

所藏幣是無所藏以重罪也而重鄭國之

罪敢請執事敢請晉將何所命之已所命

之雖君之有魯喪雖晉與魯有亦敝邑之

憂也言鄭與魯亦若獲薦幣若得朝見薦

修垣而行則自當修其君之惠也若晉君

也豈敢畏憚修文伯復命伯復

命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無我實

近來速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所以受也

諸侯館舍之垣墻是吾罪也引魯自責云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乃使士文伯謝不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簡於是晉平公見鄭厚其

宴好而歸之厚其飲宴之好賄以禮乃築

諸侯之館晉人乃改築待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辭令不可廢子產有辭

其釋辭也如何可以廢詩曰舉大雅辭之

輯矣有輯睦民之協矣則民無一辭之憚

矣有憚民之莫矣無一之不安定其知

之矣謂詩人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時

辭謂詩人有益

左四十四

伯在晉故言子以適晉告于鄭伯往朝禮

也得事大○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比

宮子密州之號也○比去疾展與既立展與立

與子以為又廢之又廢犁比公虐犁比公為

國人患之以莒人為患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

攻莒子弒之展與因國人以乃立乃立

君為去疾奔齊齊比之子去疾齊出也齊出也

去疾為齊出展與吳出也展與之毋吳

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

之言罪之在也言罪在買朱鉏也傳於例

故復重○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

也成七年適吳為通路也通吳晉趙文子

問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延陵州來

故曰延州其果立乎其果立巢隕諸樊諸樊

門于巢卒在閻戕戴吳戴吳即餘祭閻戕

良○我在天似啓之天意殺二君似何如何其終

○我在天似啓之天意殺二君似何如何其終

○我在天似啓之天意殺二君似何如何其終

對曰狐庸不立言季子不是二王之命也

言此乃諸樊載死非啓季子也也非天殺二王

也若天所啓若天之所其在今嗣君乎

謂夷甚德而度德行修而德不失民有德

故不度不失事故大度容物民親而事有序

小事親於上下其天所啓也其天意之有吳

國者若保有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必夷

子孫實能季子季札守節者也聖達節次

終有之守節者也守節言自

守其也雖有國雖其三兄欲不立肯終不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北宮

即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宋之盟故也年宋盟

云晉楚之從過鄭衛襄公過鄭印段廷勞

于斐林鄭使印段往勞衛襄公于斐林如

聘禮之禮聘問而以勞辭而用郊文子入聘

北宮文子聘子羽為行人鄭使子羽馮簡

子與子大叔逆客文子迎事畢而出北宮

既畢聘言於衛侯進言於公曰鄭有禮言鄭

禮接有其數世之福也此其福澤其無大國

之討乎其不得罪於大詩云舉大雅誰能

執熱言誰能執逝不以濯而往取水禮

之於政以為政而有節如熱之有濯也如執

得濯以為濯以救熱有禮以救其熱如何

患之有此為國如此復何憂患之辭子產之

從政也此為政之善子擇能而使之擇才人

能者而器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馮簡子能決斷

子大叔美秀而文子大叔貌美才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公孫揮即子羽能知而辨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凡諸侯

姓之同異班位之高下人物之而又善為

辭令而應對裨謀能謀裨謀鄭大夫長於

謀於野則獲謀於寬閑之野謀於邑則否

謀於喧譁此其才性之微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若鄭國將有口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

子羽子產乃以四鄰所且使多為辭令且

子羽多與禪謀乘以適野子產乃與禪謀

之野○使謀可否使禪謀其而告馮簡

子告而禪謀所謀使斷之使馮簡子事成

謀成乃授子大叔乃以其事授使行之子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使以應答諸是以鮮有敗

事是少有行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比

皆傳跡子產行事以明○鄭人游于鄉校

鄭人游于其以論執政政以論議執然明謂

子產鄭然明以其曰毀鄉校如何學於中

問毀之如何子產曰然何為言何為夫

入夫音扶下同朝夕退而游焉朝暮見

曰夫音扶下同朝夕退而游焉朝暮見

政之善其所善者以為善者吾則行之則

從而其所惡者善者○惡去聲不吾則改

三十一

之而改之吾則從是吾師也我是衆議乃若之何毀

之毀若學校何欲我聞忠善以損怨我聞盡忠

損止不聞作威以防怨用不聞防閑怨謗豈

不遽止遽畏懼也言作威防閑然猶防川而

如壅過防人言譬大決所犯一旦防壞川水傷

人必多必傷且衆於多吾不克救也如人言沸騰

能救止也不如小決使道如故治水之道不

其通行循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不故治入道

言以爲我然明日子然明告蔑也明然今而

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後吾子謂子產今而

也事小人實不才無材能然明自謂實若果行

此子產若果能其鄭國實賴之其鄭國之

之豈唯二三臣夫實受其賜仲尼聞是語

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曰以是觀

之言言若以此人謂子產不仁或人謂子產

吾不信也言爲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

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未

邑可使治子皮曰愿言尹何為吾愛之我甚

不吾叛也使不叛為我使夫往而學焉尹何

使往治邑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亦愈

子產曰不可言不可使人之愛人凡人

人求利之也皆未以利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吾子謂子皮親愛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猶人之未能操刀其傷實多多自子之

愛人親愛於人傷之而已徒以傷其其誰

敢求愛於子其誰敢求子於鄭國在鄭國

棟也猶屋之棟折棟崩棟折則架

所造棟反僑將厭焉僑將壓焉將覆壓故言

於輒反敢不盡言心敢不盡言子有美錦子皮

美錦有不使人學製焉必愛惜之不使大官

大邑凡邑率大官身之所庇也此吾身所

也蔭而使學者製焉而使其學為政者其為美

錦官邑之美重不亦多乎官邑重而美錦輕

亦不可僑聞所以聞我學而後入政學而後入政學而後入政學而後入政

政後入未聞以政學者也聞從政而優則學故未

若果行此何果使尹必有所害非徒無益

譬如田獵射御又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貫習射御則獲禽獸若未嘗登車射御若未嘗

習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夫厭覆猶懼不

免何暇思獲獲禽獸子皮曰善哉稱美子

虎不敏虎子皮名自吾聞所以聞我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君子有遠慮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小人從邇故務我小人也我小人之徒衣

服附在吾身此美錦之為衣服我知而慎之

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此所以庇蔭吾身我遠而慢之我則慢易不知

欲使人微子之言若無訔吾不知也吾不知

其他日我曰往言曰子為鄭國子謂國子產

失他日我曰往言曰子為鄭國子謂國子產

政我為吾家我自為以庇焉吾身其可也

其也今而後知不足自謀其家不自今請

雖吾家自今日以往請聽子而行命而後

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言人各如其面焉

人面無有同心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面

使子之吾面吾心豈如子心安敢抑心所謂

危抑我心以此事亦以告也則亦不敢子

皮以為忠野為盡忠故委政焉故以國政子

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衛

侯在楚衛襄公朝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

威儀令尹圍即王子圍北言於衛侯言於

曰令尹似君矣言王子圍將有他志瞻視

行步不常雖獲其志雖使得遂不能終也

必不終詩云蕩大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

能終之實難謹終令尹其將不免王子圍

後必不公曰衛侯曰子何以知之子謂此以

免禍

知其能復不免於禍對曰北宮文詩云抑詩大雅敬

慎威儀為君者當恭敬惟民之則故可以

法則令尹無威儀慎其威儀民無則焉無

則所取法民所不則不取法以在民上而居

以君不可以終保其終善公曰善哉善美

其言何謂威儀因問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畏以其可畏也謂之威謂可畏之有儀而可

象以其可象也謂之儀謂可象之君有君之

威儀為君盡君道故其臣畏而愛之為之

畏而愛之則則而象之非具文之儀故能

有其國家故其國家保令聞長世美名垂

無窮問臣有臣之威儀為臣盡臣道故其

下畏而愛之為之則下者畏其威而愛之故

能守其官職守其官職保族宜家保族全

宜利順是以下順是以下順是以下順

卓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是

上下相安衛詩曰舉邶風威儀棣棣富而

也開不可選也選數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言此數人皆有威儀也此解詩意

而數也周詩曰既醉詩大雅朋友攸攝攸所

之所也言朋友攝者攝以威儀佐攝也以威儀相言朋友

之道言所貴於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此

詩意必相攝周書數文王之德舉周書泰

左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誓篇論周

文王曰大國畏其力大國望其威小國懷

其德懷即愛也小國望言畏而愛之也此

書以證上文畏詩云皇矣詩不識不知言

王不自用順帝之則惟在法象天言則而

其識知順帝之則理順而行之

象之也此解詩以證上文紂囚文王七年

昔者商紂囚周文諸侯皆從之囚諸侯義

王於美里七年紂於是乎懼而歸之紂於是恐懼

而文王紂於是乎懼而歸之紂於是恐懼

可謂愛之可謂愛文文王伐崇昔者文王

而伐三旬不降退脩教而

之復伐之因壘而降故

云再駕。○蠻夷帥服。其不帥服。可謂畏之。

降音抗。○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

舞之。而歌。舞甚盛。詩可謂則之。○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行去聲。下德。行。○至今為法。○

法。可謂象之。○王可謂象文。有威儀也。○

行之盛。以其。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以下詳

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以下詳

威儀。其在位。施舍可愛。○或施舍。進退可

也。儼然可畏。○周旋可則。○則左。右。則法。皆謂法

度。或為法。度。周旋可則。○則左。右。則法。皆謂法

互言之者。容止可觀。容貌可瞻。○作事可法。○

法。可以德行可象。○身象也。○聲氣可樂。○聲為律

音。樂。動作有文。○一舉一動。言語有章。○一語

成章。以臨其下。○臨治其人。謂之有威儀也。

所以謂之君。臣。上。下。各有威儀也。

下。各有威儀也。

下。各有威儀也。

下。各有威儀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四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四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五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之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

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三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

尹氏

立王于城周王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城周王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城周王朝昭二十六年敬王

鄭

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薑立

齊景公七年

宋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

晉平公十七年趙武卒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

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八年六年晉昭公卒子頃

公去疾立昭公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公三十

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襄公三年魯昭公元年立七年

蔡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侯廬立是為

蔡昭十二年楚平王封蔡侯廬立昭二十

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

曹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昭

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

二平公弟通執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成公三十五年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

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陳哀公二十八年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

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侯吳立是為惠公

杞文公九年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

魯昭公三十四年平公卒子成公立

古四一五

一

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魯昭公之弟庚與立是為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邾 悼公十五年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悼公六年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執期立

小邾 穆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邾敖四年魯昭公元年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改名虔是為靈王楚遠罷為令尹昭十三年

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執立

秦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夷昧三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閻盧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代吳始見經即書人

經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虢虢鄭地尋宋之盟讀舊書加姓上○三月取鄆於是

宿代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

代邾歸父代邾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六

鍼其廉反

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晉荀吳帥師

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

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

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我失華母乃不可乎

悼公卒復有事於我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

晉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前言齊無

去疾入于莒則不與莒之辭也前言莒侯入

于夷儀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莒之辭也

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莒之辭也

先後罪有大小故曰○莒展與出奔吳展與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莒展與出奔吳乃莒

先○葬邾悼公無○冬十有一月己酉楚

疆○葬邾悼公無○冬十有一月己酉楚

子麇卒楚公子圍弒邾教而自立以瘞疾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圍將娶鄭

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伍舉為

介伍舉即執舉將入館鄭就客舍鄭人惡之

卷之五

五

子羽與楚之乃館于外城亦于既聘楚國既

將以衆逆將以兵子產患之鄭子產患使

子羽辭使子羽曰以敝邑褊小言鄭國

寡邊上褊不足以容從者不足以容楚兵從

請墾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墾音善令尹

命大宰伯州犂對時從行故使對答子羽

音大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賜於寡大夫

謂圍謂楚大夫將使豐氏豐氏言將使公孫段之氏

之撫有而室而汝也圍布几筵子我公

乃布陳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

故言告祖父之廟而若野賜之若於城外

郊野是委君貶於草芥也是委君鄭君之

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鄉也是大夫圍不

死位不寧唯是如此又使圍蒙其先君欺

成也禮告先君而來逆婦今不得為寡君

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共蔑以復矣其無

歸于唯大夫圖之唯鄭度之夫子羽曰小國

無罪言我鄭小國本無得罪恃實其罪恃備乃大國而無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楚以安靖其國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乃包藏禍心以圖無

襲小國失恃鄭國將失其初而懲諸侯聞諸侯

莫不以鄭婚使莫不憾者使諸侯莫不距

違君命抗距違君之命而有所壅塞不行而楚

塞令有所壅塞不行是懼惟鄭國所懼不然不然為

澈邑鄭之館人之屬也守館舍人其敢愛

豐氏之桃豈敢愛豐氏遠祖之桃伍舉知

其有備也伍舉知鄭人疑請垂橐而入橐也

請逆婦之無引垂音許之鄭人正月乙

未入逆而出鄭逆婦而出遂會於虢遂會

大夫于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祁午謂

趙文子祁午祁奚子趙曰宋之盟晉楚之

也楚人得志於晉楚先敢是今令尹之

不信

之今懷詐

尹公不信

子圍

諸侯

之所聞也

皆諸侯

聞

而

知子弗戒

子謂趙武

懼

又如宋

宋盟楚

如

楚

復得

子木之信

子木即楚

稱於諸侯

諸侯

皆稱

信猶詐

而駕焉

皆稱

猶詐

而駕焉

猶且

乘甲

行詐

况

况

不信之尤者乎

尤甚也

何况子

楚重得志

楚重得志

於晉

取辱也

子相晉國

於晉

以駕

楚重得志

晉之取也

取辱也

子相晉國

相去聲

以為盟主

子相晉國

相去聲

以為盟主

主以

諸侯

於今七年矣

為政至今

七年矣

諸侯

於今七年矣

為政至今

七年矣

七年矣

七年矣

七年矣

七年矣

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

會澶淵

襄二十六年

會澶淵

三合大夫

襄二十八年

會澶淵

於朝

寧東夏

齊狄

服齊狄

襄二十八年

秦亂

襄二十六年

秦亂

晉為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

把遷都

師徒不頓

襄二十九年

秦亂

秦亂

晉師

國家不罷

晉之國家

無所

民無

皮民無

皮民無

皮民無

謗讟

謗讟

謗讟

謗讟

諸侯無怨

諸侯無怨

諸侯無怨

諸侯無怨

也

武輔

有令名矣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也

武輔

有令名矣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也

武輔

有令名矣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也

武輔

有令名矣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於諸侯

而終之以恥而終之厚午也是懼言午實

懼恐吾子其不可以不戒不加警戒之可以文

子曰武受賜矣趙文子稱名言之賜然宋之

盟然昔者當子未有禍人之心子未有禍人

之武有仁人之心武欲弭兵之心是楚所以

駕於晉也此楚所以得今武猶是心也我今

猶是愛楚又行僭僭不信楚非所害也我非

害之所患武將信以為本我惟守信循而行

之率循此信譬如農夫譬如耕是撫是藜

撫也○撫音操藜音衰雖有饑饉雖旱亦

有饑必有豐年然耘耔不息必有豐年之

有所且吾聞之且我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能守

必不為吾未能也自恐未詩曰抑詩不

僭不賊不為不信鮮不為則能如人法則

信也以其有能為人則者凡能為者不為

人下矣必不受屈吾不能是難信是以不能

難下○難去楚不為患楚之不信楚令尹圍

請用牲於晉但用牲讀舊書讀舊日宋加

于牲上而已楚恐晉先歃故欲以舊書加

書晉人許之晉人從子三月甲辰盟讀舊加

于牲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離陳也二

前以叔孫穆子曰魯叔楚公子圍公子美矣

其美君哉似於鄭子皮曰鄭罕二執戈者

前矣禮國君行有二蔡子家曰歸公孫蒲宮

有前以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

執其前以不亦可乎言無所楚伯州犁曰此

行也言公子圍辭而假之寡君借君服於楚

君蓋伯州犁聞諸大夫譏鄭行人揮曰即

假不反矣言子圍雖假借君服將伯州

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謂子羽

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

誕音子羽曰即鄭行當璧猶在當璧謂楚疾

事在昭十三年言弄族假而不反借不歸

有當璧之命猶在楚國假而不反

遂取君子其無憂乎有難不無憂也

國子曰弭國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

公子招曰不憂何成言不以憂生事事何

二子樂矣無憂而致樂故王于圍州犁皆衛

齊子曰惡苟或知之為之備而雖憂何

害雖有憂患宋合左師曰成即向大國令國

制造命令小國共小國共承命令以事吾

知共而已我小國也知共承大國命晉樂

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小雅小旻詩卒章義

危可畏也鮒音付旻民善矣樂王鮒言吾從

之取譏議公子圍退會既會子羽謂子

皮謂鄭罕虎曰叔孫絞而婉孫絞切也魯叔

美似君反謂之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

曰禮故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自愛敬子與

子家持之

子謂子皮子家即蔡公孫

皆保

世之主也

此五入者皆保

齊謂

國弱衛齊惡

其不免乎

於禍乎 國子代人

憂

國弱云代人

子招樂憂

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是樂

齊子雖憂弗害

何害是以憂為

無夫弗及而憂

夫憂不及國弱

與可憂而

樂

與事有可憂而

與憂而弗害

與事有可

不為皆取憂之道也

致凡此三者皆

憂必及

之

憂患宜

大誓曰

舉周書大誓

民之所欲

凡民心之

天必從之

而必順

三大夫北憂

齊衛陳三大

憂能無至乎

憂患能至乎

言以知物

知物類也察言以

其是之謂矣

三子謂矣八年陳招殺大

季武子伐

莒取鄆

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

莒人

告於會

告于人繞之會

楚告於晉

曰尋盟未退

盟尋弭兵之未退

而魯伐莒

而魯與

莒瀆齊盟瀆慢齊請戮其使時魯叔孫在

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即樂王謝相佐趙

欲求貨於叔孫王謝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而

叔孫請免其罪孫請免其罪使請帶焉王謝難指言求貨

辭弗與叔孫弗肯以梁其蹙曰蹙音

賍貨以藩身言人之有貨賄所以子何愛

焉子謂叔孫何愛叔孫曰諸侯之會言諸

遣使衛社稷也將以衛護我以貨免我若

以得罪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此如

是其駕禍何衛之為又何以為人之有牆譬

有人垣牆以蔽惡也所以屏蔽內外之惡喻

牆之隙壤既為垣牆而有隙誰之咎也是

能蔽惡其衛而惡之既為國衛吾又甚焉

則吾之惡雖怨季孫雖怨季孫伐魯國何

罪魯國亦有何罪叔出季處叔孫出使有

自來矣所從來吾又誰怨今遇此我然鮒

父矣所從來吾又誰怨今遇此我然鮒

也賄樂王弗與亦若不與召使者

使孫者乃使去聲裂常帛而與之裂下裳之

與曰帶其褊矣言帶褊故裂趙孟聞之

趙文子子聞叔孫曰臨患不忘國言叔孫身

言魯國忠也是忠思難不越官叔孫孫心

何罪是忠思難不越官叔孫難去聲下同信也是信圖國忘死叔孫

而不肯以真也是正謀主三者信貞三者又

主義也是宜之義有是四者忠信貞三者又可

戮乎又孫為戮乎乃請楚趙武乃為曰

魯雖有罪言魯有違盟其執事不辟難事執

謂叔孫不避患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

楚之命矣敬子若免之子謂公子圍若以

勸左右使效勸勉左右之臣可也若子之

群吏若子圍之吏處不辟汚其處國也若子之

音汚出不逃難其出使也苟免其何患之

有國復何患忠患之所生凡國家之患汚而

有國復何患忠患之所生凡國家之患汚而

不治汚勞而不守患難而所由

來也此患難所能是二者出處不辟汚又

何患焉何其他又不靖其能叔孫有賢能若

其誰從之心所附從曾叔孫豹可謂能矣

能是二可謂請免之孫請免叔以靖能者靖賢

能之子會而赦有罪子謂公子圍為會又

賞其賢又赦叔孫以諸侯其誰不欣焉望

楚而歸之望楚而歸附之視遠如邇視楚遠

勤勞以近竟不憚疆場之邑凡邊境疆場

一彼一此一時又屬於此何常之有言今

疆場無王伯之令也昔三王五伯引其封

疆疆以正也正其封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

舉之表旗以表其旗而著之制令為諸侯

法相使不過則有刑過制官猶不可壹作制度

猶不可統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

苗啓禹惟時有夏有觀扈觀國今頌立衛

苗弗率汝但征夏有觀扈觀國今頌立衛

戰于野觀無所考○觀音館舊音官

商有姓邳邳二國皆商諸侯邳音

邳音又洗周有徐奄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

淮夷自無令王自天之下無諸侯逐進

諸侯主齊盟更主諸侯齊一之盟其又

可壹乎其又可得而恤大憂恤其大者如

舍小舍弁其小者如足以為盟主

盟又焉用之之安事○焉音烟封疆之削

國之封疆何國蔑有無國主齊盟者

一之誰能辯焉其是非吳漢有釁釁過

盟者在東漢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楚之執事楚

為執政者豈其顧盟不稱兵以治其過莒之疆

事場之疆楚勿與知事○與音預知其諸侯

無煩往不煩諸侯罪不亦可乎亦何有莒魯爭

鄆莒魯二國為日又矣日非一苟無大害於

其社稷苟不為莒國可無亢也之不可也○

其社稷苟不為莒國可無亢也之不可也○

抗元音去煩去煩細之事宥善宥善良莫不

競勸勸則人為善子其圖之勸公子圖之固

請諸楚請堅固致楚楚人許之楚圍從趙武乃

免叔孫孫乃免叔令尹享趙孟楚令尹圍為

燕之賦大明之首章大雅大明詩言周文

赫赫赫赫盛於上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小雅小宛詩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

尹令事畢事畢趙孟謂叔向曰趙文子曰今尹

自以為王矣言楚圍自以為其何如問將能

對曰叔向王弱楚郊為令尹疆楚圍為令

尹疆尹疆其可哉其可以雖可雖可以不終不終能

善趙孟曰何故趙孟又問楚圍何對曰叔

又疆以克弱而安之以臣之強勝君之弱

疆不義也是臣疆不義而疆惟恃其強其

斃必速自速取斃詩曰舉小雅赫赫宗周

赫赫赫赫強盛貌衰如滅之衰如周幽王不義

言宗周強盛貌言宗周強盛貌

遂至疆不義也言強而不義令尹為王楚

滅之若楚位必求諸侯而必求諸侯晉少孺矣晉

不孺諸侯將往諸侯將往畏楚強若獲諸侯

得楚圍既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

甚其人將不將何以終何以保夫以疆取楚

奪其恃其強而不義而克身既不義必以為

道必以不道以淫虐淫為常弗可久已

矣不能以居天位也○夏四月趙孟

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號罷鄭伯兼享

之鄭簡公合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受所

畢趙孟賦雅瓠葉詩義取古人

猶與賓子皮遂戒穆叔期且告之告穆

趙孟賦賦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

酬一獻知子其從之子謂子皮其禮子皮曰敢

乎此子皮因問穆叔敢用穆叔曰夫人之所

欲也夫人謂趙孟言趙孟又何不敢言不

敢用及享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朝

此禮及享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朝

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故趙孟辭趙孟自以

具五獻邊豆將用之趙孟辭今非朝聘

故辭私於子產趙孟曰武請於冢宰

五獻私於子產趙孟曰武請於冢宰

矣冢宰謂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

客趙孟謂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

叔賦鵲巢召南鵲巢詩言鵲有巢而為趙

孟曰武不堪也趙孟稱名言之義武不又賦采

繁穆叔又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

小國為繁既賦詩又言小國省穡而用

之穡愛也大國省穡愛而其何實非

命晉君敢不從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詔

野有死麇之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悅兮無使尤也脫脫兮無感我

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

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

陵○麇亦作趙孟賦棠棣小雅棠棣詩義

麇九倫反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子

弟比之詩言我兄

合而安靖

老也可使無吠

恐○武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夫

兄弟國故同起而拜舉兕爵兄爵所以罰不敬曰小

國賴子言小國蒙賴趙知免於戾矣免自知

飲酒樂於是飲酒諸大夫趙孟出

趙孟禮畢而曰吾不復此矣言我不復見此樂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周景王使

孟於潁勞去聲館於維汭趙孟于維汭此館

劉子曰即劉定公名美哉禹功禹治水之功明

德遠矣其明德深微禹若無大禹吾其魚

乎則為魚鯀之民乎凡我與子弁

冕端委也言今得共服冠冕以治民以

萬臨諸侯臨諸侯禹之力也皆由大子盍亦

遠績禹功子謂趙孟何不亦而大庇民乎

大庇民其民對曰趙文子若老夫罪戾是

懼且夫趙孟自謂當此亂焉能恤遠安

憂恤及於後吾儕偷食我輩偷安朝

不謀夕早朝所謀何其長也言欲苟免及

長劉子歸劉定公既享以語王以趙孟

語去聲。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

曰耄言人至老當有智識其趙孟之謂乎而耄亂及及之。○知青智

趙孟其當為晉正卿趙孟為晉以主諸侯此語之謂

侯之主諸而儕於隸人而自比於朝不謀夕侯之不謀夕

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朝不謀夕

神怒神怒神民叛何以能久何以能久趙神怒神民叛

孟不復年矣言趙孟將死神怒神怒不歆不歆

其祀其祀民叛民叛不即其事不即其事

祀事不從祀事不從又何以年何以年

起○叔孫歸魯叔孫歸魯曾天御季孫以勞曾天御季孫以勞

之車之車勞叔孫穆叔勞叔孫穆叔旦及日中旦及日中

不出不出曾天謂曾阜曾天謂曾阜

叔孫曰旦及日中叔孫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吾知罪矣

我知所以魯以相忍為國也我知所以魯以相忍為國也

忍故正國不忍其所叛忍其外欲受楚戮不忍其內

為人所出是不忍其內焉用之安用此阜曰阜曾數月於

外言叔孫勞役一旦於是言季孫一旦庸

何傷用何買而欲贏而惡惡乎譬如商賈

不得惡喧蹶之聲賈音古阜謂叔孫曾

惡去聲下同蹶音拐又音邀阜謂叔孫曾

告叔曰可以出矣見季孫矣叔孫指楹楹

也指柱以喻魯有柱曰雖惡是尾柱惡其可

去乎其可去而不用乃出乃出見之見季

○鄭徐吾犯之妹美徐吾犯鄭大夫公孫

楚聘之矣公孫楚即子南穆公公孫黑又

使強委禽焉公孫黑即子皙禽焉也納采

○強犯懼徐吾犯見二告子產以其事告

子產曰是國無政言此乃鄭國政非子之

患也非徐吾之憂唯所欲與惟子意之祀請於

二子徐吾犯乃請於請使女擇焉請使其

擇所皆許之二子皆子皙盛飾入公孫黑

嫁也從其請子皙盛飾入公孫黑

盛服儀而脩飾布幣而出聘禮而出子南戎

服入軍服即公孫楚左右射挾弓矢左超

乘而出起乘登車而去聲女自房觀之徐吾氏

其房觀之曰女子哲信美矣言其抑子南抑語

為子南夫也乃丈夫夫夫婦婦夫盡夫道所

謂順也所謂順適子南氏適嫁于子南子哲怒

子哲而忿怒既既而而橐甲以見子南子南

見子南以欲殺之子南而取其妻而奪其

也子南知之將殺已其執戈逐之逐子哲

及衝道也擊之以戈擊子哲子哲傷而歸

傷而歸告大夫子哲曰我好見之言我好

如往見子南又去聲好不知其有異志也南有異

擊我故傷南大夫皆謀之謀所以

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幼

賤有罪年幼而官賤罪在楚也子產力未

能計故鈞其事乃執子南而數之子產南

而歸罪於子南

其罪數曰國之大節有五言國家之大節女

皆奸之音奸犯也女音汝下同畏君之威畏君威權聽其

政聽君政令尊其貴以賤事其長事其長長上聲下同

養其親奉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凡此五節

網紀家之今君在國有君在上女用兵焉以傷人也

不畏威也君之威奸國之紀專擅傷人不

聽政也君之不聽子皙上大夫子皙之官女

嬖大夫子南之官而弗下之不能謙降不

尊貴也是賤不幼而不忌卑幼而無畏不

事長也是幼不兵其從兄子皙子南之從

不養親也是不養其親君曰稱鄭

命余不女忍殺言我不忍遠宥女以遠姑

寬宥放汝於遠地勉速行乎速行遠去無重而罪

無增重汝之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

子南也放者宥之以遠也將行子南將逐子南子產咨

於大叔游楚之兄子產曰產曰吉不能

亢身亢蔽也尚不能亢蔽其言焉能亢宗又安

蔽其宗族彼國政也乃彼謂子南被逐非私

難也非私家之患難子圖鄭國子謂子產

利則行之苟利社稷又何疑焉而咨訪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叔上蔡字放

叔郭流言周公乃辟管叔于商囚蔡叔夫豈

不愛管叔兄弟也蔡叔弟也夫音狀王室故

也愛王室之心故也吉若獲矣大叔稱名

子將行之子謂子產何有於諸游又何能

游之族為明年秦后子有寵於桓桓公

也桓公如二君於景其權寵如

公之其母曰后子弗去謂后子若懼選

選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鍼后子名從

晉其車千乘其從上之車凡二書曰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經罪秦伯后子

享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

爾雅云比其形不度也郭云併舟為橋十里舍車每十里為一舍用車

八乘為八自雍及絳雍秦都絳晉都自雍及絳相去千里凡用

車八百乘歸取酬幣酬酒幣也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以

取其八秦續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取

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極

奢富以成禮敬於所赴也司馬侯問焉齊問於秦公

子鍼曰子之車之言子所有盡於此而已乎於盡

止乎乘而對曰秦鍼此之謂多矣言此千乘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損於能減此吾何以得見我何以得

子相見言已坐女叔齊以告公司馬侯齊以

秦鍼之語告晉且曰且言秦公子必歸秦

返其國必臣聞所聞君子能知其過君子而

其過必有令圖必有改過維令圖凡人而

維新之天所贊也贊此天之所石子見趙孟

於趙子私觀趙孟曰吾子其曷歸時當歸何

對曰秦鍼懼選於寡君言鍼懼得罪為

是以在此是以奔逃將待嗣君將待嗣君之

趙孟曰秦君何如因問秦景公為對曰秦

君無道言秦景公無趙孟曰亡乎又問秦

亡乎對曰何為又答何為一世無道言

無道世國未艾也先君之德澤在人國

國於天地凡立國於有與立焉言欲輔助

不數世淫縱暴虐弗能斃也則人心未

陪其趙孟曰天乎又問有對曰有焉有又

命趙孟曰其幾何又問其對曰鍼聞之答

以鍼聞國無道凡國君而年穀和熟年時和

豐天贊之也是天猶佐鮮不五稔鮮少尚

歷五年多趙孟視蔭蔭日景也趙孟意衰

則不啻多趙孟視蔭故視日景以自喻

曰朝夕不相及朝之不及夕誰能待五誰能

年之右子出而告人秦鍼出而以趙

孟將死矣言趙孟其主民翫歲而惕日翫

皆貪也言執政為民之主而貪其與幾何

翫歲日言執政為民之主而貪其與幾何

言不能以音預與○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即

故○其作為去聲之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公孫段氏鄭簡公與罕虎公孫僑公孫

段印段游吉馬帶私盟于閨門之外閨門

盟於閨門之外為實薰隧也實之者為明年

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公孫黑

○強與於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子哲使

大書其名○且曰七子六子哲欲自同於子產

弗討子哲強子產弗討之○晉中行穆子敗

無終及群狄于大原無終即山戎中行穆

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將與魏

舒曰魏舒言彼徒彼謂羣狄我車我謂晉

車所遇又阨所遇之地又阨險不便車以

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步兵多故

困諸阨車每困又克今去車故請皆卒去

卒為步自我始魏舒自乃毀車以為行魏舒

卒為步自我始魏舒自乃毀車以為行魏舒

毀其屬車為步
陳○其屬車為步
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五

人為伍改去車更為三伍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

卒人倚恃苟吳之寵不肯弃車即步卒斬

以徇魏舒輒斬嬖人以徇苟為五陳以相

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接蓋以道阨難

屬易於進退如下文兩於前名曰兩一也

伍於後名曰伍二也陳專為右角陳名曰專

也三參為左角名曰參四也陳偏為前拒其前

陳名曰偏五也此以誘之為誘狄之至翟

人笑之笑其人見之未陳而薄之乘狄人未陳

大敗之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前年

而奪群公子秩削奪羣公子之祿秩公

子召去疾于齊前年去疾奔齊今羣公秋

齊公子鉏納去疾之故經從國逆例書入

展輿奔吳孫故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春

取鄆今正因莒亂也立君之亂於是莒務婁

晉胡及公子滅明如字又謀無二音晉謀

以莒二邑奔大厖與常儀靡奔齊莒大厖常儀靡

齊○厖音尤君子曰莒展之不立與莒展即展

為棄人也夫奪羣人○公子扶是人可棄乎言

不可棄詩曰舉周頌無競維人競強也言莫

善矣得人則國家○晉侯有疾晉平公鄭

伯使公孫僑如晉聘即子產且問疾且問

疾安否叔向問焉叔子產問曰寡君之疾病晉言

君疾病卜人曰言曰師實沈臺駘為祟謂二神

於卜非○駘音苔崇音粹史莫之知晉之能大史識敢問敢

於此何神也此二神者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高辛氏帝嚳也伯曰闕伯闕伯名

闕音季曰實沈實沈少子名居于曠林曠林地闕不

相能也能如字又音耐日尋干戈每日

以相征討自相后帝不臧后帝堯也不遷

闕伯于商商地立主辰辰大星也商人是

因商人湯先相土封商故辰為商星故商

辰遷實沈于大夏大夏晉地今晉陽縣主參參水星也主祀

參唐人是因唐人若劉累等因實沈之以

服事夏商歷夏及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

之季世其當武王邑姜邑姜周武王后方

震大叔懷胎為震大音泰下同夢帝謂已

帝天帝也邑姜夢天命已余命而子曰虞余天帝也天

曰將與之唐將與之唐屬諸參屬諸參

野

而蕃育其子孫令其子孫及生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虞手理自然成遂以命之遂

命大叔及成王滅唐及周成王之世乃而

封大叔焉叔虞封唐故參為晉星晉居唐

故參為由是觀之由此而觀則實沈則實

神參神也主祀參故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昧金天氏帝少昊也為玄冥師玄冥水官

為水官也生允格臺駘允格少曰臺曰臺

五十五

三十一

駘能業其官少子臺駘能慕父宣汾洮宣

通也汾洮障大澤障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

駘之帝用嘉之帝顯頌也封諸汾川封臺

所居沈妙蓐黃四國臺實守其祀駘守

列為諸侯今晉主汾今晉主有而滅之矣滅此

由是觀之由此而觀則臺駘臺駘神汾神也

祀於汾川抑此二者抑此二者神不及君身

故為汾神山川之神凡山川之神若則

水旱癘疫之災也水旱癘疫山川所主於是

乎祭之於是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祭音

詠又日月星辰之神凡日月星辰之神則

雲霜風雨之不時霜雪風雨日月星辰所

於是乎祭之於是祭祭日若君身若夫國

疾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則出入飲食

節所致山川星辰之神實沈臺又何為

焉又何能為僑聞之僑子產名君子有四

時一日為四時之中君子分朝以聽政旦氣清明

故以聽政書以訪問日中為市眾之所夕以

將令日之所為夕而念夜以安身存夜良氣所

可復身故以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於是

安息身體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於是

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壅謂氣止而

塞而不通湫謂氣聚而不散底謂氣滯而

不快節宣其氣不使有此四者○壅於勇

反湫焦上又以露其體露羸也節宣失時

音秋底音抵以露其體則血氣湫底而

體羸也茲心不爽爽明也使此而昏亂百度

而神昏識亂以今無乃壹之感於女色而

廢百事之官度今無乃壹之感於女色而

同其則生疾矣道則而生疾矣僑又聞之

四時則生疾矣道則而生疾矣僑又聞之

僑又有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也不

其生不殖殖長也蓋男女同姓美先盡矣

同姓之相與先則相生疾美先盡矣

美矣美極則盡則相生疾美先盡矣

子是以惡之先盡其君○惡取同姓故志曰

書志買妾不知其姓○買如妾而不則下

有日買妾不知其姓買如妾而不則下

之非而得吉必違此二者同姓一事

古之所慎也古人之所謹男女辨姓且男

耦必辨別其所出禮之大司也此禮節之主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今晉平公內官有其無乃

是也乎其無乃由若由是二者若由此壹

姓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言其四姬有

省猶可言平公平時若據異姓去同姓於

又生上無則必生疾矣若無疾省則必

叔向曰善哉美子產之言也將未之聞也紉言叔向

此未聞此皆然矣言壹四時取同姓二叔向

出叔向問行人揮送之子羽送叔向叔向

問鄭故焉鄭國之故且問子皙且問子

何對曰子羽其與幾何言子皙將敗不

無禮而好陵人無禮而驕故好陵怙富而

卑其上怙富而驕其弱弗能久矣其位矣

明年鄭殺晉侯聞子產之言子產言曰

博物君子也美其該重賄之厚其賄晉侯

公孫黑傳

求醫於秦晉平公以病秦伯使醫和視之

和者景公使醫名曰和疾不可為也

疾如蠱可治也是謂近女室此因好女色疾如蠱

感之證非鬼非食非由飢鬼神感以喪志

志女色而失其聲良臣將死晉之良臣不能死

天命不祐所祐助公曰問女不可近乎

言女色不對曰醫和節之言女色非不可

先王之樂先王制所以節百事也所以為

節故有五節故有五遲速本末以相及其

聲也田違而速由本中聲以降降罷退也

而樂得中聲退五聲罷不容彈矣

五降而息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不息則

彈之正是為煩手非惛埋心耳惛埋心耳

○惛音因乃忘平和乃忘平和所謂鄭衛之音君子

弗聽也聽此君子不敢物亦如之言百事皆

失至於煩於煩亂乃令也已乃合棄而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音捨無以生疾煩而不病君子之遊琴瑟

凡君子之以儀節也以為儀節非以愒心也

其心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發為五色

苦色赤甘色青酸色黑微為五聲白聲商也

青聲角黑聲羽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

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色淫過也滋味聲

則生六氣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此六

也目分為四時則成曰時之分之序為五節之序

則得五過則為菑六氣過度陰淫寒疾過

則為陽淫熱疾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

多則手足雨淫腹疾腹中洩注晦淫感疾夜

也宴寢過節明淫心疾多心勞生疾煩女

則心惑亂明淫心疾多心勞生疾煩女

為物陽物而晦時家道在夜故言晦時淫

則生內熱感蠱之疾以其陽淫故生內熱

之疾惑蠱今君平公晉不節無其節不時有寢不

能無及此乎治能無至此不可出告趙孟和

出以其言趙孟曰趙文問誰當良臣將死臣

告趙文子對曰醫和主是謂矣夫謂趙孟大主

相晉國趙孟為政輔相於今八年凡至八年

晉國無亂大禍亂諸侯無闕諸侯無可謂

良矣臣可謂良和聞之所以和國之大臣凡為

執政榮其寵祿任其大節專寵厚

受君之政事節有留禍失道之禍而無改

焉以救不能必受其咎其咎自受今君晉

平至於淫以生疾至於陽淫晦淫以將不

能圖恤社稷將憂恤其社稷禍孰大焉謂

大於此孰主不能禦趙孟身為大臣不吾是

以云也我是以云趙孟曰何為蠱疾又問

蠱之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又答此皆

蕩沈溺迷惑昏於文以文字皿蟲為蠱皿

也器受蟲害者謂之蠱穀之飛亦為蠱穀

亦謂而生飛蟲在周易之卦女惑男巽為

亦謂之蠱在周易之卦女惑男巽為

長為少男而說風落山巽為風

所落象謂之蠱巽下艮上巽皆同物也

為蠱皆同物類也三者趙孟曰良醫也

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而歸之秦○楚公子

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邾子圍之

弟于晉也犂屬南陽邾屬其城○犂尺州

反標音歷鄭人懼鄭人見其城子產曰不害

不言二子藥戒令尹將行大事○言其將殺

君而先除二子也先除去子也禍不及鄭

禍必不及何患焉曾何患之有冬楚公子圍將

聘于鄭將修時伍舉為介介副也未出竟未出

楚竟境聞王有疾而還公子圍聞鄭伍舉

遂聘副使事遂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公子

至入問王疾疾問縊而弒之縊絞也

殺而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幕平夏皆右

尹子干出奔晉王子干即宮既尹子哲出奔

鄭子哲即王殺大宰伯州犂于郊因以犂

之殺葬王子于郊葬郊教于謂之郊教楚子麇

成君為謂未使赴于鄭王子圍使人伍舉問

應為後之辭焉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對

曰楚使寡大夫圍子圍以令尹代伍舉更

之伍舉更禮其曰使赴者共王之子圍為

長赴此告然稱共音恭長上聲子于奔

晉卿比王從車五乘從亡之車凡五乘言其

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叔向使子干與秦

皆百人之餼其百人一卒也趙文子曰秦公

子富謂秦右子富強秩同叔向曰底祿以德

底致也德之厚薄致德鈞以年德厚薄均則

下年同以尊尊卑為高下以公子以國公若

子也則以其國不聞以富富而賦祿高下

且夫以千乘去其國且秦鐵以千乘疆禦

已甚其強梁禦善詩曰烝民詩不侮鰥寡

不陵侮無告之人鯨寡不畏疆禦亦不畏進強秦楚

秦楚匹也本匹使后子與子干齒使二子

而為高下辭與子辭秦鉞辭不敢曰鉞懼選言

誅楚公子不獲楚子干不是以皆來是以皆來

奔亦唯命雖俱奔事有優劣亦唯且臣與

羈齒子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

不敢與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史佚有言武周

王時大史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

以欲謙辭別○楚王靈即位即公子圍遠罷

為令尹○遠罷即子蕩遠啟疆為大宰為楚

音大鄭游吉如楚游吉即葬郊會葬且

聘立君且賀靈歸游吉自謂子產告子大

曰具行器矣楚之器具如楚王汰侈靈王驕

而自說其事且自喜其事○說音悅必合諸侯

必合諸侯業吾往無日矣我往會楚子產曰

不數年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烝也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南陽温縣趙文

其地趙武在將會孟子餘趙會祭也孟子餘即趙襄

趙武祭之甲辰朔烝于温此趙氏烝祭也按

趙武烝祭家廟上言晉既烝當在甲辰朔前上言

十一月晉既烝蓋月誤庚戌卒趙文子卒十二月七日也終劉定公秦后

言鄭伯如晉弔趙弔及雍雍地乃復辭而還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六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二

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

如晉叔弓叔○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

遂以爲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

辭之乃還○季孫宿如晉致隧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韓宣子且

告為政而來見

韓起代趙武為政而來禮見於魯○見音現下同

也韓盟主而脩好

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

魯大史氏見易象

易象上下與魯春秋魯

秋史記曰韓宣

禮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周禮盡在魯矣

禮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

禮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周見此二書乃知

周見此二書乃知與周之所以王也

家之所

家之所以興王業也蓋易象春秋文王周

公之制

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閉唯魯備

說宣子適魯而

說宣子適魯而公享之享燕之禮季武子

賦綿之卒章

賦綿之卒章大雅故能綿綿以致興盛以

晉侯比文王以南

晉侯比文王以南韓子賦角弓韓子即韓宣子小雅角

疏附韓子賦角弓

疏附韓子賦角弓韓子即韓宣子小雅角

胥遠矣言兄弟

胥遠矣言兄弟季武子拜季武子曰敢拜

子之彌縫敝邑

子之彌縫敝邑也謂以兄弟之義相補合

寡君有望矣

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小雅節南山詩

小雅節南山詩既享

既終宴于季氏

既終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季氏美

樹宣子譽之韓宣子稱其美武子曰宿敢不封

殖此樹宿武子名言敢不以此樹以無忘角弓無以

忘宣子賜遂賦甘棠召南甘棠詩召伯思

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於甘棠之下詩人思

堪也起宣子名言無以及召公無德可宣

子遂如齊納幣聘為晉平公見子雅韓宣子

竈子雅召子旗子旗子使見宣子使子旗

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言非旗志氣驕不

臣亢極將有見子尾齊宣子又見子尾見疆

強子尾之子以宣子謂之如子旗謂強驕亢

同大夫多笑之齊諸大夫多唯晏子信之

惟晏嬰以宣曰夫子夫子謂君子也君子

君子有信君子之言其有以知之矣為十

藥施高強自齊聘於衛宣子自齊衛侯享

之衛襄公為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淇澳

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宣子賦木瓜衛風木瓜

德淇音其澳音郁宣子賦木瓜詩義取於

欲厚報以爲好○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

也少姜齊陳無字送女齊侯使陳桓子送女致少姜且

少姜於晉同○少姜有寵於晉侯少姜有寵

晉侯謂之少齊少姜齊女故爲別立謂陳

無字非卿陳無字齊上大執諸中都中都

晉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爲之請少姜

爲無字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言送女畏

大國也晉之威猶有所易易其禮制晉使

夫陳無字送之大是以亂作亂蓋少姜譙以

示譏○叔弓聘于晉魯使叔弓聘晉報宣子也聘在

今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辭

辭不受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言魯君使之

和好去聲○固曰固嘗謂女無敢爲賓汝無敢

客之禮同○女徹命於執事得達使命於敝

邑弘矣弘魯國受賜敢辱郊使豈敢辱晉使

去聲請辭郊請辭致館至晉將辭不敢受館

下同請辭郊請辭致館至晉將辭不敢受館

去聲請辭郊請辭致館至晉將辭不敢受館

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下臣自稱好合使

成和事告成臣之祿也此已之榮祿也敢辱大館

不敢辱晉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即子叔子

美其謙讓有禮吾聞之所以吾聞之曰忠信盡忠於君禮

之器也禮以忠信為之器用卑讓卑讓以處己禮之宗

也禮以早讓辭不忘國勸好是言必稱忠

信也非忠信者不能如是先國後已之叔弘先國也

後稱臣之祿也卑讓也非卑讓者不能如是詩曰民勞詩

敬慎威儀其威儀以近有德德以親近有

夫子近德矣夫子謂叔弓○秋鄭公孫黑

將作亂黑即子皙欲去游氏游氏大叔之

所傷故欲害其而代其位而代游吉傷疾

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四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如氏黑之族與鄭子產在郟子

時在邊聞之聞其懼弗及弗及其殺子哲乘

遽而至遽傳車驛馬也使吏數之子產使

其曰伯有之亂子哲伐伯有在襄二平一年以大國之

事以其時務共而未爾討也未暇討爾有

亂心無厭汝好亂之心無有國不女堪鄭

不可專伐伯有不請君命而罪一也此汝

昆弟爭室子哲子南爭之而罪二也此汝

隧之盟在元年六月女矯君位謂使大史而罪

三也此汝有死罪三汝有當何以堪之其

以當不速死速就死大刑將至將明正汝

再拜誓首辭子哲再拜曰死在朝夕言已

將死無助天為虐天已虐已子產曰

人誰不死言一人皆死凶人不終凶人不得命

也命所然作凶事為凶人則為凶人不

助天我不助天其助凶人乎其助汝為惡

請以印為褚師印子哲子褚師市官也子

子產曰印也若才言汝子若君將任之君

舉而不才若無才能將朝夕從女君將擊女罪

之不恤汝罪當死而又何請焉子又何敢為

不速死就若不早司寇將至收司寇主刑將七

月壬寅縊經而自死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

道以示戮加木焉書其罪於木○晉少姜

卒夏娶齊女公如晉如晉及河之晉侯

使士文伯來辭晉侯溺於所愛為少姜行

以私煩諸侯曰非伉儷也言少姜非嫡夫

也○伉音庚請君無辱請魯君無公還乃歸

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叔向言陳無

字於晉侯叔向為陳無字曰彼何罪無字

何所君使公族逆之晉使公族大齊使上

大夫送之齊使上大夫猶曰不共送過地

齊為不共○君求以貪是晉之求於國則

不共逆甲於送是而執其使而執他君刑

已頗晉之用刑何以為盟主何以主諸且

少姜有辭且少姜嘗有冬十月陳無字歸

晉侯從叔向無字使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印段如晉弔少姜之喪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七
梅谿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三

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

立公寧○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共卿

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秋小邾子來朝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北燕伯

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告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游吉即送

少姜之葬送晉少姜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晉二子

夫見子大梁丙曰甚矣哉言其過子之

為此來也大甚○為去聲子大救曰即游

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昔晉文公

霸其務不煩諸侯其所先務者吉凶諸

侯出號令三歲而聘三歲一五歲而朝五

聘修朝禮此文襄之令也明王之制歲有

事而會則會侯內外之事不協而盟諸侯

誓以要之盟君薨凡國君大夫弔使大夫卿

共葬事使卿共送葬之事先王之制諸侯

雖節之猶過於古夫人之喪士弔使士大

夫送葬使大夫共事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

已朝聘以昭禮盟會而言之命無加命矣

命所有常今嬖寵之喪少平公寵妾不敢

擇位不敢以卑而數於守適適而今禮數如守

適音

嫡唯懼獲戾惟恐得罪於晉豈敢憚煩豈敢畏憚其煩勞

少姜有寵而死少姜有寵於平公不幸蚤死齊必繼室

齊必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今此我又來賀晉繼室

室不唯此行也不惟送葬而已也張趯曰善哉子稱

大叔之善言吾得聞此數也我幸而得聞此禮數然自今

然自今三子其無事矣子謂大叔其無事矣譬如

火焉譬如大火火中大火中寒暑乃

退是故季夏暑退此其極也季夏暑極能無

退乎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晉將失諸侯

失伯業諸侯求煩不獲求欲煩勞諸侯亦不可得二大

夫退梁丙張趯既見而退子大叔告人子大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識言張趯雖有知音智其猶在君子之

後乎君子為尊者諱親者諱讖其○丁未

滕子原卒見經同盟襄二十五年盟重立故書名盟

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齊侯使晏嬰請

繼室於晉齊景公請於晉曰寡君使嬰曰

言齊君使晏寡人願事君齊君願朝夕不

倦朝夕不將奉質幣將奉承玉帛之以無

失時以無則國家多難則齊國患難

聲是以不獲是以不腆先君之適不腆先

君之適音媯女少姜下同以備內官御之內官媯

耀寡人之望之媯明也耀照也明照齊君則

又無祿無少姜又早世隕命而絕命寡人

失望心遂之失初君若不忘先君之好君謂晉

忘齊先君好齊先君去擊惠顧齊國於齊國辱收寡

人於齊君收恤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

先君言結昏於齊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臨於齊國鎮

撫其社稷鎮安撫綏齊則猶有先君之適

先君適夫及遺姑姊妹遺餘也及其若

而人而不敢譽君若不棄敝邑棄絕於

齊而辱使董振擇之而辱使董者至齊董以

備嬪嬙以備晉君內官寡人之望也

此齊君之願也韓宣子使叔向對韓宣子為政

曰寡君之願也言此晉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

其社稷之事晉君未能自治內未有伉儷

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制夫臣乃釋服則葬

是以未敢請率是以未敢君有辱命乃辱賜君

繼室惠莫大焉其為恩惠若惠顧敝邑加若

惠眷顧撫有晉國鎮撫存有賜之內主夫賜人之

以主豈唯寡君豈唯晉君舉群臣實受其

貺舉晉國臣民共賜其自唐叔以下其自始

以下實寵嘉之實寵賚而既成昏許昏晏

子受禮晏平仲受叔向從之宴叔向從宴

相與語實主私叔向曰齊其何如問齊之

如晏子曰此季世也乃言齊至此吾不知不

知其齊其為陳氏矣歸於陳氏也公棄其

民齊之公室棄而歸於陳氏民怨公室而

齊舊四量齊國舊有四等豆區釜鍾此四

之別名。○四升為豆。豆可容各自其四。

區音謳。○四升為豆。區音謳各自其四。

為區區容斗六升四區。區音謳以登於釜。登成也自

區而釜各加其數。釜十則鍾。容十釜為鍾鍾陳

氏三量。豆區釜三皆登一焉。謂加舊量之一

一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乃大矣。容鍾

八斗故大。○本或作五升為豆。五以家量

貸量。以私家加一之而以公量收之。而以公

於民。山木如市。如往也山木弗加於山。如價

在山不魚鹽。蜃蛤。海之雜利往賣於市。弗

加於海。價如在海民參其力。齊國之民三

所得二入於公。其二分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而自衣食。公聚朽蠹。既多朽蠹無用聚而三

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國之

諸市。凡諸市履賤踊貴。別足者多履無用

故賤踊有用。故民人痛疾。齊之民人苦於

憤而或煨燠休之。煨燠休之。煨燠與憂都四音

疾。而或煨燠休之。煨燠休之。煨燠與憂都四音

休虛去聲 又如字 其愛之如父母 弟愛其父母 民愛陳氏如子

而歸之如流水 民歸陳氏如欲無獲民 無

得齊之將焉辟之 將安所避 民之歸心 冀

伯直柄虞遂伯戲 氏四人均舜後陳義其相胡

公大姬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也

靈○大相去聲 巳在齊矣 言陳氏雖為人臣

助胡祖鬼神巳相 叔向曰然 言晏子之 雖吾

公室 雖吾晉今亦季世也 未亦在戎馬不

駕晉國 襄弱不能復駕馬 討卿無軍行 散不能

不統一 故諸卿 公乘無人 公乘御右 卒列無

長 卒百人為卒 不得其長 庶民罷敝 晉

庶民苦於力役 罷而宮室滋侈 窮極土木

滋益道 殪相望 餓死相繼 道路之間 而女

富溢 尤嬖寵 過甚 民間公命 徵役之命 如

逃寇 讎賊與仇 讎寇 藥卻胥原 狐續慶伯 姓

晉舊臣 降在皂隸 之賤官 政在家門 夫

藉家大夫民無所依所民人倚無君日不悛晉

日視為常以樂惰憂怡藏也以逸樂之過

不知視為常以樂惰憂怡藏也以逸樂之過

有言不以讒鼎之銘讒鼎疾讒鼎曰昧旦

丕顯言味旦早起也丕大也後世猶怠子後世

猶有况日不悛况日視為常其能父乎能

父而不晏子曰子將若何子謂叔向何叔

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言晉之公族於滅始盡於於

册叔向名公室將卑凡公室將其宗族枝

葉先落國家之有宗族如樹木之有枝則公

從之國家從之於之宗十一族册同祖凡

十一唯羊舌氏在而已惟羊舌氏一族於又

無子無賢公室無度又無法度幸而得死

言身得以豈其獲祀豈能得祀初景公

欲更晏子之宅先時齊景公欲更易曰子

之宅子謂晏平仲近市近於湫隘踰塵下

盜小器聲塵土不可以居處其間請更諸爽塏

者請更之地燼於爽明塏辭晏子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言景公之父容於此臣不足以嗣之

先臣不足之業於臣侈矣臣居此地且小人

近市而且近於市井朝夕得所求早晚得遂

小人之利也此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不敢煩

之衆為公笑言而笑曰子近市子謂晏子

識貴賤乎識物價之對曰晏子既利之既

以近市敢不識乎不敢不知物也公曰何貴

何賤因問物價何者於是景公繫於刑是

刑繫多用有鬻踊者有作別足者故對曰

故晏子規踊貴履賤則足者多故對曰

於君告晏子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故與

宴語而及之傳護晏景公為是省於刑

刑景公為是語感悟減省用君子曰仁人

之言仁人之其利博哉其利民晏子一言

晏子歸言感動君貴一心而齊侯省刑而齊侯為之詩

曰舉小雅君子如祉言如行也祉福也亂庶

遘已亂疾止也已止也庶幾音航其是之謂乎

晏子之言行福也及晏子如晉及晏子如公

更其宅景公乃為反則成矣及晏子反役

既拜謝新宅乃毀之其新宅而為里室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皆如其舊前日之

則使宅人反之則使其宅之人且諺曰

且俗諺有曰非宅是卜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唯鄰是卜

三子先卜鄰矣三子謂鄰人先違卜我若

毀其室是不祥不祥善不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為非小人不犯不祥違卜遷居

禮君子不為也小人不犯不祥違卜遷居

人為也古之制也法制也吾敢違諸乎豈敢

禮人犯已犯非卒復其舊宅終復其鄰公

弗許景公因陳桓子以請因陳無字乃許

之賢景公乃許傳言齊晉之興○夏四月鄭

伯如晉

鄭簡公

公孫段相

子石相禮甚敬

○相去聲

而卑

卑執禮甚恭

禮無違者

布幣受享

晉侯

嘉焉

晉平公美

授之以策

授命之策書曰

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言其余聞

而弗忘

我聞其有功

賜女州田

州晉邑賜

○女以昨乃舊勲

以昨報汝父

伯石再拜

誓首

伯石即公孫

受策以出

受賜命策君

子曰禮

言禮之

其人之急也乎

言人莫伯

石之汰也

以伯石之一

為禮於晉

於相盡禮

朝晉猶荷其祿

尚蒙荷其賜田之祿

况以

禮終始乎

何况能終身行

詩曰

舉廓風人

而無禮

為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何不速死

其是之謂乎

反證可取

初州縣

邲之邑也

邲食邑

及藥氏亡

在襄二

宣子

趙文子

皆欲之

皆三子

得州

文子曰

文温

吾縣也

温趙二

宣子曰

范宣子自郤稱以別始受稱晉大夫

○州

與溫別三傳矣至今日傳晉之別縣不

唯州

言縣邑既別者甚誰獲治之無有得

之取

文子病之其言有理乃舍之乃舍州不

下音

捨二子曰范宣子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

言我不可以其邑皆舍之州不敢取

及文子為政

年及襄二趙獲曰獲趙文

可以取州矣

言今既為政可以文子曰退

使獲

二子之言二宣子義也宜於時違義

取州

義以違 禱也禍患之余不能治余縣若

能治

且將不又焉用州又安州為其以

徼禍也

其以要禍亂於君子曰文子又舉

弗知實難

禍人所起知而弗從弗能從

之改禍莫大焉

其為禍患有言州有取州田必

死死

必坐以豐氏故主韓氏故舊也豐氏至

人伯石之獲州也

伯石之得韓宣子為之

請之韓宣子實為伯石請為其復為伯石

歸於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

五月叔弓如滕叔弓即葬滕成公見經子

服椒為介介副也及郊外郭遇懿伯之忌忌

也懿伯叔弓遇懿伯之叔父怨敬子不入敬子即叔弓

之避叔惠伯曰惠伯即公事凡為公有公

利有顧公無私忌無顧私椒請先入椒名

請先入乃先受館惠伯乃先敬子從之叔弓

伯受館傳言○晉韓起如齊逆女為晉平

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公孫薑即子尾

有寵於晉平公以其子更公女其女更易

公而嫁公子更嫁人謂宣子或人告子尾

欺晉子尾即晉胡受之晉何為宣子曰韓

曰我欲得齊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謂子

於齊而我反疎寵將來乎子尾其將以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聘賀夫人賀晉

夫繼室且告曰且告于楚人日徵敝邑言楚人

鄭召于以不朝立王之故以楚靈王新敝邑

之往往鄭國若則畏執事則畏懼晉國其謂

寡君必加責必而固有外心謂我鄭國固

其不往往鄭國若不則宋之盟云云晉楚之

進退罪也往朝則恐得罪於晉寡君使虎

布之使虎子皮名言宣子使叔向對韓宣子

對對答曰君若辱有寡君言鄭君若有在楚

何害雖在楚國修宋盟也見修宋盟交相君

苟思盟鄭君苟思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晉

乃知得免矣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若無心雖

朝夕辱於敝邑雖朝夕之間寡君猜焉猜

也也○猜君實有心鄭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若

朝朝楚可君其往也往鄭君其苟有寡君苟有

事在楚雖在楚國猶在晉也猶在晉張趯使謂

大叔謂晉張趯使曰自子之歸也子謂在

年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小人糞治掃除先人

舍廬曰子其將來言子大叔將復今子皮

實來而子大實來小人失望張趨自言大

叔曰吉賤已賤非上知不獲來故不得畏

大國畏晉威尊夫人也尊位夫人且孟曰孟謂

且舉張之言而將無事無事汝將吉庶幾焉庶幾

言之○小邾穆公來朝朝來行季武子欲卑之

不禮欲待之穆叔曰不可孫穆叔言曹滕

二邾國此四實不忘我好實不忘我好我先君

同敬以逆之迎其來猶懼其貳猶恐其貳又

卑一睦焉卑睦謂小邾言又逆君好也不是

順和好而其如舊而加敬焉其如舊禮待

敬志曰有古書能敬無災無有災禍又曰古書

又敬逆來者恭敬以迎諸天所福也此上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言乃待小邾以禮○八月

大雩禱雨旱也失時也○齊侯田於菅齊

公田加於盧蒲嬰見嬰慶封之黨襄二

齊之東境盧蒲嬰見八年放之於竟故因

景公田獵而見○泣見公而且請命且請曰

嬰扁入見音現○泣見公而且請命且請曰

余髮如此種種已如此種也自言衰老髮余

奚能為不能復公曰諾其言吾告二子

我為子告於子歸而告之告二子子尾欲

復之子尾欲聽盧子雅不可復盧蒲嬰

曰彼其髮短其彼謂盧蒲嬰而心甚長

其或寢處我矣謂子雅八年蘆蒲嬰

豈子北燕亂故遠放之燕簡公多嬖寵

上而位其寵人而立其嬖寵各燕大夫比

以殺公之外嬖以燕大夫聞其謀更相親比

○比毗公懼公北燕簡公之嬖寵在外者

伯款出奔齊見經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衍

○十月鄭伯如楚鄭簡公于楚子產相

獸吾寢處之矣故此為子雅對九月子雅放盧蒲

畏其不可測以此為子雅對九月子雅放盧蒲

相禮入聲楚子享之楚靈王為賦吉日小雅

詩美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既享既卒子產

乃具田備子產知其意乃王以田江南之

夢楚之雲夢跨江南之北王齊公孫竈卒

雅即子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見晏平仲曰又喪

子雅矣言子雅又死晏子曰惜也言可惜

子旗不免殆哉子旗子雅之子其父既死

姜族弱矣姜姓之公族已微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也

言陳氏將二惠競爽子雅子尾皆齊惠公

言子雅子尾猶可猶可以又弱一个焉子

又死以弱其一姜其危哉公室公族之

齊終焉陳氏所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七

言朝內錄二魯難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八

魯昭公四

梅谿林堯叟唐翁

經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

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頽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

申申楚縣○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

國有二國楚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楚人執徐子書執徐子

危會申之。○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諸侯也。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

宋不在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遂討慶封故稱齊

滅賴○九月取鄆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

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許悼公楚子朝于楚

止之楚靈王許俱田遂止鄭伯遂止鄭簡公復田

江南前年楚復已與鄭伯田江許男與焉

許男與於田獵○與音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專會

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鄭許二君留楚待之椒舉致

命椒舉致楚靈曰寡君使舉曰言楚君使

日君有惠日者晉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

晉楚之從言從晉從楚交相見也來相通往以

歲之不易難以歲時之難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欲得與諸侯相使舉請問使舉請問其

音閑又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晉君若無虞度之事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侯欲勿許晉平公司馬侯曰即晉女不可

言不可不許楚請楚王方侈楚靈王天或者天意

欲逞其心靈欲逞快楚以厚其毒使楚靈毒

而降之罰而後降楚以未可知也天意未

其使能終其使楚靈亦未可知也天意亦

晉楚唯天所相晉楚二國惟天意所不可

與爭吾不可與楚爭君其許之勸晉君其而修德

以待其歸增脩晉德以待若歸於德若歸於德

歸於德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我猶將事之况諸侯乎况諸侯乎

侯而不若適淫適若楚靈楚將棄之楚將棄之

國猶將棄之國猶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又誰與我爭曰晉

公晉有三不殆始危也言晉其何敵之有其何敵之有

敵其誰能我國險表裏山河而多馬其北產馬

齊楚多難難齊楚多難去聲有是三

者有比三何鄉而不濟無所往而不濟對

曰女齊恃險與馬言為國者不恃有德是

三殆也是三危也非四嶽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

南嶽衡山在荊州北嶽恒山在冀州三塗山名大行轅轅嶺

南陽城在陽城北大室在豫州嵩高音山也

荊山在鄧州中在始平武九州

之險也此天下之險也是不一姓無德則滅亡冀

之北土燕地馬之所生其地無與國焉

其地有與恃險與馬恃險與馬不可為固

也皆不可以為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脩德音是以古先明王務以身神人通

也明則德通於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已

不可見險鄰國之難難去聲下同

可虞也不可虞度或多難以固其國或國

難生其傲啓其疆土開啓其封或無難

以喪其國或國家無難生其驕慢使失其

守宇去墜其官守土守若何若何難以虞度

他人之難齊有仲孫之難仲孫即無知而獲桓

公由之入國小白至今賴之于齊國以興至晉

有里平之難在信九年而獲文公文而

之入國耳由是以為盟主至今為諸衛邢無

難皆衛國公與邢侯敵亦喪之衛信二年秋滅

滅邢衛故人之難之禍難不可虞也不可虞

恃此三者多難三者而不脩政德政事與

其明亡於不暇滅亡之禍又何能濟能何

業哉君其許之勸晉侯從紂作淫虐紂作

惡德之文王惠和和之善德殷是以隕

而以不德周是以興而興盛夫豈爭諸

侯與在爭惟在於德乃許楚使使晉侯乃許楚

使叔向對使叔向曰寡君有社稷之事

君之以社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待春秋

音現諸侯君實有之言諸侯皆何辱命焉

命于我椒舉遂請昏時兼使求昏晉侯許

之許晉侯楚子問於子產在楚時從鄭簡公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晉言我求諸侯于晉對

曰子產許君言必許晉君少安晉君安於小國

不在諸侯志不在於其大夫多求其諸臣

求莫匡其君莫能匡在宋之盟襄二十七年

盟又曰如一晉楚若不許君若不許將

焉用之安用宋王曰靈王諸侯其來乎

諸侯其肯對曰子產必來諸侯必來從宋之盟

從宋盟交承君之歡承楚君歡不畏大國

不畏何故不來何故不來者若有不其

魯衛曹邾乎其魯衛曹邾曹畏宋故畏宋

邾畏魯邾逼於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

魯衛畏齊之逼唯是不來唯是四國其餘其餘

諸侯君之所及也楚君威及也誰敢不至誰

聞命而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然則凡我之

無不可乎無不可以對曰求逞於人也逞快

人必與人同欲從人欲盡濟濟事

○大雨雹見經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魯大夫

曰雹可禦乎可禦之災其對曰聖人在

上聖明在上無雹天不雨雹雖有雨雹不為災亦

為災患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

而藏之冰堅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奎婁昂畢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夏三月周五其

藏冰也當日在北深山窮谷冰之所積固

陰沍寒沍閉也固陰沍寒陽於是乎取之

必取其積陰之冰所以其出之也及奎星朝

朝之祿位祿朝廷之臣食賓食喪祭賓客享

若於是乎用之公私皆得用冰其藏之也

當藏冰黑牡黑牲秬黍黑黍也以享司寒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其出之也

及出冰桃弧為弓棘天為箭以除其災將

至尊故以桃棘其出入也時必以其時

食肉之祿

謂在朝廷治其

冰皆與焉皆與

之用預

大夫命婦

凡大夫之

喪浴用冰時天

與音預

皆得熱則喪

祭寒而藏之

而藏冰獻羔而

啓之

謂二月春分獻

公始用之

示有尊火

出而畢賦

月四星昏見東方

自命夫命

婦命

自一至于老疾

至于羸老無不受

冰無不受賜

山人取之

山人虞官

縣人傳

之也

與人納之

與人賤官隸人藏

之

夫冰

夫冰之物

以風壯而堅壯

而以風出

而散用

其藏之也

其藏冰也

其用之也

徧惠必周徧

則冬無愆陽不陽

過則冬

夏無伏陰

陰不伏則

春無凄風凄

也春無寒風

秋無苦雨

秋無滂雨

雷出不

震

無雷霜電

無飛霜雨

孺疾不

降

和為惡氣為病也

民不夭札

夭折為天

今藏川池之冰

今既不取深山窮

水棄而

不用大有餘則棄之賦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陰

殺以害物而肅雷不發而震震擊以害物而電

之為雷積陰為災誰能禦之誰能禦止七月

之卒章幽風七月詩卒章曰二月鑿而取之三日鑿冰

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藏

冰之道也備於此詩夏諸侯如楚楚諸侯

故諸侯往魯衛曹邾不會果如子產言曹

邾辭以難魯邾以國有難去聲公辭以時祭魯

時祭衛侯辭以疾衛侯以辭鄭伯先待于申鄭

自楚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見經會

椒舉言於楚子椒舉進言曰臣聞所以聞諸

侯無歸常依歸禮以為歸惟有禮者今君

始得諸侯今靈王始其慎禮矣惟所當謹慎

霸之濟否與不成在此會也映之會夏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

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

諸侯周武有孟津之誓武王誓諸侯於成

有岐陽之蒐岐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周

康有豐宮之朝豐在始平縣之東有靈

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周

有召陵之師在舊年晉文有踐土之盟

君其何用君謂靈王當於何禮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會諸侯之良也言二子皆

賢君其選焉君謂楚靈其選王曰楚靈吾

用齊桓用會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即宋向戌子左師曰小國習之言我

講習大國用之楚大國選敢不薦聞敢不

其所聞言所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

也宋公爵故獻子產曰小國共職言鄭小

其所職業敢不薦守敢不薦獻其所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

從言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合左師即

合諸侯之禮故子產善相小國子產即公孫僑獻伯

謂善守先代之禮故子男會公之禮故謂王使叔舉侍於後以

規過叔舉侍於王後以規正卒事不規既

事無所王問其故楚王問叔舉對曰叔舉

禮之禮禮合諸侯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左師子產

皆楚所未嘗行又何以規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

至宋太子佐王田於武城楚靈王田獵父

而弗見宋太子佐叔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

往王從其言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屬適

也言適田獵以供宗寡君將墮幣焉後恨其

幣言將因諸侯會輸敢謝後見及時相見

徐子吳出也吳女以為貳焉楚靈以徐為

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後奢

後叔舉曰夫六王一公之事成康穆也二

晉文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皆以禮諸侯

所由用命也此諸侯所由夏桀為仍之會

順從其命令

仍國名夏桀有緡叛之緡國名有緡見商

會諸侯于仍緡國名有緡見商

紂為黎之蒐黎東夷國名商東夷叛之東夷

見其無禮周幽為大室之盟大室中岳也

侯于戎狄叛之戎狄見其無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皆以汰侈示諸諸侯所由棄命也

絕諸侯所由棄今君以汰今楚王以汰無乃

不濟乎無乃不能王不聽楚王子產見左

師鄭公孫僑曰子產吾不患楚矣不言我楚

為患汰而復諫復諫諍也汰侈而復諫以不

過十年十數之小成也故左師曰向然是

言不十年後汰侈其惡不遠其惡不遠

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善亦如之善不積不

故亦如惡德遠而後興德及遠方則人歸

靈王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見經宋大

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

又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楚

伐吳以荅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

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方克朱執齊慶

封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而盡滅其族。

楚假大義為齊討慶封而明正典刑。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無瑕

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性不共順是以在

此齊而在此逐於其肯從於戮乎。肯從於戮

乎播於諸侯。播揚也將戮慶封而為用之

安用如此。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

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為戒使言自言其

罪曰無或如齊慶封。言無得如齊弑其君

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以嗣君

也故楚以弑君之罪責之。弱其孤幼小而

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楚王之罪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

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靈

弑邾之教名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康王之教名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諸侯為會以王使速殺之靈王惡其言遂以

諸侯滅賴遂以伐吳諸賴子面縛銜璧賴子

君自縛惟露其面手縛士袒輿櫬從之士袒衣

故曰縛銜璧以為費後示歸死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故造王

問諸椒舉靈王問椒舉對曰椒舉成王克許

楚成克許信公如是許信公面縛王親釋

其縛許男之縛受其璧受其璧而拔焚其櫬

焚其所王從之靈王從椒遷賴於鄢楚之鄢

邑楚子欲遷許於賴於賴國之地遷許使闔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闔韋龜子文

築城於賴申無宇曰申無宇楚禍之首楚

國之將在此矣將在此召諸侯而來召諸

會而諸伐國而克伐吳之國城竟莫校築

於外竟諸侯莫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不使民之不處得安處其

誰堪之其誰能當不堪王命民不乃禍亂

也之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註見經言易也言易

莒亂莒國有亂著丘公立即著去疾公而不撫鄆而

鄆無緹鄆叛而來鄆不堪命故曰取故書凡

克邑之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徒不用○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

魯之甲賦田賦國人謗之毀鄭國之曰其

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

萬姓如蜂尾以令於國出令國賦國將若之何國人

將不堪其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

何害何言謗我苟利社稷苟利鄭國死生以

之守生而用之且吾聞且我之為善者不改

其度欲為善者不改故能有濟也故能有

民不可逞使民心不可度不可改使法度不可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於何憂恤吾不遷矣子產自以為權制

言而不遷改渾罕曰寬即子國氏其先亡乎國氏

子產以父字為氏也
言其敏然於民先亡
君子作法於涼涼薄
取民子務法什一其
薄其敝猶貪其流敝
猶作
法於貪今子產作賦
敝將如之何其流敝
將
如何以言不姬在列者諸姬之在
蔡及曹滕
蔡及曹滕三國其先亡乎其國先諸
偪而無禮偪
無禮曹滕偪宋又鄭先衛亡鄭當先
偪而無
法鄭偪於魯而政不率法循為政不率
而
制於心創而私度心民各有心必心不同何

上之有時何以教急以○冬吳

伐楚吳夷昧入棘櫟麻吳師入楚

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在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夏汭在東北楚曲入江今夏汭吳

○射箴尹宜咎城鐘離宜咎城在陳大

備離以遠啓疆城巢巢亦在陳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九年東國水東國即

時大不可以城築不可與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楚大夫麗今秋○初穆子去叔孫氏

闔韋龜或類之師齊子及庚宗及魯地遇婦

先備如之難奔齊子及庚宗及魯地遇婦

人婦道遇人使私為食私為設食而宿焉食既

宿而託問其行子婦之行問穆告之故穆子告之以

故哭而送之以婦人聞而哭適齊穆子既娶

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生孟丙仲壬子生二

孟丙次夢天壓已墜壓已夢天弗勝勝力不能

音升顧而見人而有人見黑而上僂而色黑

上僂僂○深目而緞喙猪目深而口象號之

曰牛○夢中呼其名又平日牛助余使牛乃勝之

乃能旦而皆召其徒召其徒黨而視之無

之無入相貌名牛且曰志之且穆子乃事及

宣伯奔齊宣伯即僑如穆子之饋之穆子

於宣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言魯以宣伯

將存吾宗將存叔孫必召女歸魯○女子使

汝下召女何如若召汝何對曰穆子願之

同汝下召女何如以處之對曰穆子願之

父矣

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願蓋忿言

魯人召之

魯人果召

穆不告而歸

不告僑既立

穆子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

立為卿襄二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庚宗之婦人以

問其姓也蓋問婦人姓謂子

否對曰

婦人余子長矣

言我子已年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

襄二年豎牛方五六歲故言能奉雉而從我

奉音召而見之

乃召其子

則所夢也

則黑

儼深目猴喙儼如所夢

未問其名

子之號之曰牛

試號其名曰唯唯皆召其徒

穆子皆

黨使視之

使視其

遂使為豎

豎小臣也使豎牛為小臣

傳言從夢有寵

穆子以牛應故寵愛之

長及牛使為

政使為公孫明知叔孫於齊

公孫明即齊大夫子明也

與叔孫相歸

叔孫未逆國姜

未迎孟丙

仲姜

以子明取之

子明即公孫明娶

故怒子

怒其子長

國姜所生之子長而後使逆之

使人迎二田於丘

猶之地○猶音由丘猶遂

遇疾焉遇疾子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豎牛

叔孫氏而強與孟盟豎牛強與叔孫長子孟丙為盟使之從已

○強不可不肯叔孫為孟鍾孟丙鑄鐘其子

為去曰丙謂孟爾未際叔孫言孟丙汝未享聲

大夫以落之丙以豕諸大夫以落新鍾孟既

具孟丙既使豎牛請曰孟丙使豎牛請入

弗謁謁告於叔孫出命之日詐及豎牛出則

命之及賓至及孟丙享聞鍾聲叔孫不知

聲而牛曰牛詐荅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謂

國姜客謂公孫明蓋豎牛投穆子怒穆子

將往將自往牛止之豎牛止穆賓出及享

賓使拘而殺諸外孫明拘殺孟丙于外牛

又強與仲盟豎牛又強與仲不可仲壬

與公御菜書觀於公菜書公御士名仲壬

宮公與之環公賜仲壬使牛入示之使豎

牛以賜環入不示豎牛既入出命佩之豎

入示叔孫

既出則詐稱叔牛謂叔孫豎牛詐謂見仲

而何見音現下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言

曰豎牛不見仲言叔孫不見既自見矣仲已

往見公與之環註見上而佩之矣而仲壬佩

遂逐之叔孫怒遂奔齊仲壬疾急病亟叔

命召仲壬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既許叔

杜洩見杜洩叔孫氏告之飢渴牛不食叔孫

飢授之戈叔孫以戈授杜洩對曰杜洩求之

而至言欲食可又何去焉何以去豎牛為

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夫子謂叔

不欲見人惡見外人使實饋于个而退个東

也使饋食者置于東牛弗進豎牛不進則

置虛命徹已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十一月癸

丑叔孫不食叔孫穆子自乙卯卒凡三日

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

相去公使杜洩葬叔孫公使杜洩為穆豎

聲

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

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皆季氏

家臣堅牛賂此二人

使惡杜洩於季孫

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二

人惡之於季孫惡去聲

而去之

而以計逐杜洩

杜洩將以

路葬

杜洩周王所賜以葬孫車

且盡卿禮且盡卿葬

之南遺謂季孫洩

南遺欲惡杜洩乃告叔孫

曰叔孫未乘

路

言叔孫穆子不曾乘路

葬焉用之

死又安用且葬焉音烟

冢卿無路

無所賜路車

介卿以葬

介次也

叔孫乃路葬

不亦左乎

左不便也言其不便也

季孫曰然

遺之言

使杜洩舍路

杜洩置路不捨

不可

杜洩不日且言

夫子受命於朝

夫子受命於朝

謂穆

朝而聘于王

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勲

王因其有禮而念其

先人之舊勲

而賜之路

而賜之命

復命

復使命

而致之君

致之魯君不敢自乘

君不敢逆王命

謂

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

復以路車賜之

使三

官書之

使魚之三官共書其事

吾子為司徒

吾子謂

為司徒

實書名

實書名以定其位号

夫子為司馬與立

正夫子謂叔孫時為書服車服之器孟孫

為司空孟孫時以書勲以書其今死而弗

以今叔孫死而是棄君命也是弃吾君賜

書在公府而弗以書名書服書勲皆是廢

三官也是廢三官若命服若命車生弗敢

服穆子之生既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將

焉用之如此將安所乃使以葬季孫不能

洩以路季孫謀去中軍季武子以三軍為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夫子謂叔孫固欲

媚季孫也
○去上聲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八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上海' (Shanghai).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possibly '上海' (Shanghai).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上海' (Shanghai).

卷之四